

圖書教學的「條條大路」

與李孝聰、柯佳列談香港圖書教學

■ 程乙芳

看到「圖書教學」這四個字，大家可能會聯想起老師在課堂上「說故事」，但實際情況又是否只是學生圍成一圈，聽老師講故事？在課堂上，圖書究竟能擔當甚麼角色？對孩子的學習有何幫助？在香港推行圖書教學的道路上，有甚麼需要注意？圖書教學又會為香港教育開闢出一條怎樣的路？我們這次邀請了李孝聰博士和柯佳列先生，回應以上問題，談談如何在香港推行圖書教學，讓圖書教學「走進校園，踏出社區」。



李孝聰博士 前香港教育學院（現稱香港教育大學）中文系副系主任。編著《啟思語文新天地》、《啟思中國語文》、《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》等教材，曾為教育局演講多場小學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及工作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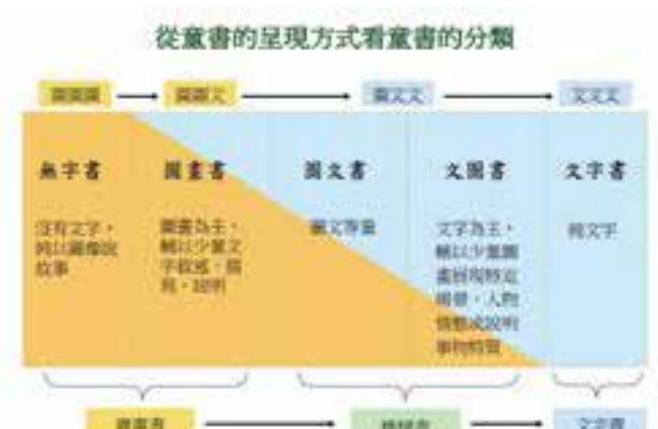
柯佳列先生 「綠腳丫親子讀書會」和「百好圖書士多」創辦人。出版着色書《香港遊》和圖書《電車小叮在哪裏？》。舉辦過多場親子閱讀工作坊及讀書會，曾於香港書展2015以「親子閱讀的社會力量」為題發表演講。

選材之路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哪些圖書最適合作教材？

李博士表示，在香港，小學當然比中學有較大的空間進行圖書教學。可是一般人對小學圖書教學多有「二分法」的簡略看法：初小學生識字量不多，閱讀以圖畫為主，到高小時，識字量足夠了，就讀以文字為主的書。成年人往往忽略中年級學生的需要——他們對世界充滿好奇，對許多知識範疇都感興趣，已不再滿足於只讀圖書，但又未能完全駕馭文字書裏的語境、題旨，甚至表達手法，而這些學生又大多不會表達自己找不到合適的課外讀物。於是，本來不抗拒閱讀的學生，便會把興趣轉移到別的事物上，白白錯過了將閱讀興趣轉化為閱讀習慣的良好時機。有見及此，李博士強調「橋樑書」在推動小學生閱讀方面的重要性。

圖畫觸發視覺記憶，文字則激起抽象思維，橋樑書可說是搭通左、右腦的「腦橋」，正如李博士強調：「**圖象較能刺激學生想像和創意，文字則有助提升學生的理解、歸納等高層次思維。**」由此推想，圖象營造出來的氣氛有助學生了解文字所塑造的語境，更有利沉澱語感；而文字則有助學生將新的資訊跟已有知識「化合」起來，歸到所謂「元認知」的知識體統中去，使之成為「長期記憶」。也就是說，



錄自張永德：《童書閱讀與工作坊——橋樑書基礎班》簡報，香港：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，2015。簡報詳盡闡述了「橋樑書」的教學理念。

「橋樑書」有助訓練學生在進入純文字閱讀階段前，先掌握觀察、記憶、聯想、分析和解難的基本策略，鋪平日後的閱讀之路。

柯佳列則推薦文字具節奏感的圖書，他即席示範朗讀一小段圖書《別學我》後說：「**圖書可以很有節奏感，很溫馨，不需要賣弄詞彙。**」好像《別》以相近的句式重複兩姊弟各自要求對方不要學自己，但各段文字卻又有些微的改變，令題旨在類似《詩經》的「複沓」韻律中遞進變化，帶動情感螺旋深化。所以柯強調這類圖書很能幫助孩子累積詞彙及強化語感。這些節奏對於孩子來說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，他們會靜心聽你朗讀，於是「久而久之，自然可以訓練學生的專注力」。除此以外，柯強調朗讀宜用書面語，講故事可用口語，因為書面語的節奏和韻律更有助學生累積語感。事實上，讓孩子辨別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，有助強化他們的「轉譯能力」和「語言邏輯」，而香港的中文課程綱要也強調要訓練學生的「轉譯能力」。



看柯佳列讀圖書
《別學我》



演繹之路

選好圖書後，可採用甚麼演繹方式？在閱讀的過程中又有甚麼新發現？

李博士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在學校推行圖書教學。由 2010 年開展「童書教學計劃」，他便嘗試在小學課堂上運用無字書和橋樑書教學，並配合簡報與學生討論。李博士發現，圖書可以刺激學生思考及學習不同的思考方式。學生也可通過圖書教學發



表自己的看法。李博士曾以圖書《猴子就是猴子》作活動教學，故事中一隻猴子被螃蟹夾着耳朵，成了「螃蟹耳猴子」，與其他猴子不一樣。他問學生應該怎樣做，得出的答案竟是千奇百怪，令人意想不到。

「我說到『螃蟹耳猴子』的時候便停下來，叫他們想想怎麼辦。大部分學生都想着怎樣把螃蟹弄掉，其中一個學生卻提出在每隻猴子的耳朵都夾上螃蟹，這樣大家便都一樣了。」即使是同一情境，學生總會想像出跟別人不一樣的結局，可見圖書能刺激學生的想像力。李博士補充，有些圖書要運用另一類演繹方式，例如幾米《照相本子》，書中每頁都是一張相片配以一至兩句說明文字，他便讓學生進行創意仿寫，「創作屬於他們的『照相本子』，是一種創意詮釋的手法。」

但是，學生的想像天馬行空，創作豈不是毫無條理可言？李博士告訴我們，即使圖書引發學生無窮的想像，他們想像出的東西還是有根有據的。

「《猴》書中一段說到一羣猴子在排隊整理毛髮，我讓學生想一想：最後一隻猴子沒有人幫他，怎麼辦？」李博士表示，若把同樣的畫面給老師看，很快會得出「圍圈」這個方法，但學生卻留意到圖畫的左下角



有一隻青蛙，說要叫青蛙來幫忙。其實圖書中沒有提供解決的辦法，不過這種提問能令學生更投入圖書的世界裏，有助培養他們多元讀寫能力中的「美感讀寫能力」(Aesthetic Literacy)¹，即孩子「發揮想像力，主動融入故事當中，探索意義和想法，更深入的了解故事世界中的意義」的能力。

柯佳列表示創辦「百好圖書士多」和「緣腳丫親子讀書會」是希望通過圖書聯繫社區的每一個人，將閱讀立體化，不局限於個人閱讀。「『百好圖書士多』凝聚了一班對閱讀有興趣的朋友，期望他們組成一個羣體，去服務社區。」他們舉辦過各式各樣的讀書會，包括夜宿讀書會、水上人家讀書會、電車上的讀書會等等。電車上的讀書會正正是配合《電車小叮在哪裏？》這本圖書，講述一輛叫小叮的電車在港島生活的故事。這就是將圖書與生活連結，讓孩子從生活中感受並學習。「我們所做的是立體的閱讀，小朋友除了看圖書，更要感受社區，他們看書的時候會留意到某些事物，之後再實際感受、參與，印象

會更深刻。」這亦是用圖書去舉辦每個活動的目的，柯稱這種「讀書」的形式做「社區共讀」。



1 妮娜·米可森 (Nina Mikkelsen)，李紫蓉譯：《童書中的神奇魔力》(Powerful magic: Learning from children's responses to fantasy literature)，台北：阿布拉教育文化，2007，頁21-22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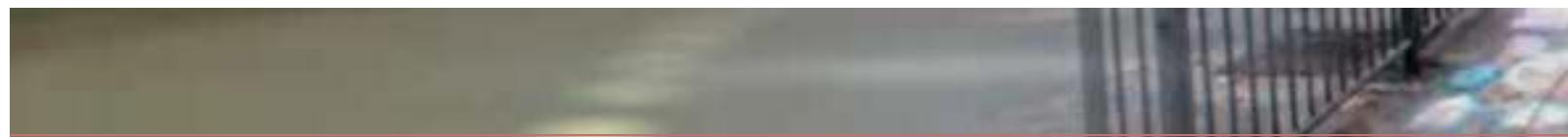
問到用圖書來教學，應該用口語還是書面語來演繹？柯從容地說：「老師不要被口語或書面語局限，應該先要假設小朋友不愛看書，想一想有甚麼方法可以吸引他們，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題材如超人，選對了題材，即使用書面語演繹，一樣可以吸引他們。」他認為語言節奏感較強烈的圖書比具故事性的圖書更加吸引，而且演繹起來同樣溫馨。

那麼孩子對圖書教學的反應是怎樣的呢？柯即席用圖書《鳥有翅膀，孩子有書》作了一個示範。柯通過書中的圖畫，不斷提問「蘋果有籽，還有甚麼有籽？」、「大海有船，馬路有甚麼？」他表示，孩子通過專注地聽講，快速地回應這些問題，語感便會漸漸地提升——這就是共讀的效果。

學習之路

圖書教學在孩子的學習路上擔當着甚麼角色？孩子可從中學到甚麼？

橋樑書除了可在一般課堂上應用，還有助減少學習差異。現在很多學校有非華語學生，他們學習語文時有困難，橋樑書就可以幫助到他們。李博士指，圖書教學的彈性比用教科書大，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程度安排不同練習，像運用橋樑書同樣可以提供「讀寫結合」的練習：「簡單的練習就像讀《照相本子》時，叫學生找一幅照片，寫一些描述；進階的則可以將幾幅圖串連起來，作一個小故事。例如





照片中有蝴蝶，就讓學生思考蝴蝶在哪裏，蝴蝶在做甚麼。」李博士補充，學生在描述的過程中已能學習敘事，之後老師可再加強他們敘事的能力，讓他們創作故事的結局。當學生有了一定的語文能力後，更可以將短句組合成童詩，圖書教學令他們的語文能力日漸提升。

李博士強調，圖書的應用層面很廣闊，**老師可以利用圖書教低年級學生簡單寫作，發展他們基本的寫作能力；到了高年級，可以引導他們自行想像結局，進行深層的創意寫作。**「圖書教學對低年級學生的作用是利用圖畫幫助他們理解故事，對高年級或中學生就不一樣，他們已能理解故事內容，圖書是幫助刺激想像力，讓他們詮釋不同的結局。」

那老師要怎樣做，才能有效地運用圖書？如果要在香港推行圖書教學又可以怎樣做？李博士表示，在小學推行圖書教學，可先讓學生分小組討論，然後報告。在課堂上以圖書教授閱讀和寫作，一般需要兩個連續的教節，但不可忽略的是，圖書教學的目的是要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，所以老師在課堂上做了幾次帶領閱讀後，就應讓學生回家自行閱讀，這才能夠保持他們的興趣。選取讀物方面，李博士建議運用與課本題材相關的圖書，例如小學會教授成語故事「守株待兔」，幾米《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》就有一段講述一個人在樹下等候兔子撞樹，但後來發現兔子每天都在他身後拿着花想送給他，最後他們更成為好友——內容正好與「守株待兔」相關，可讓學生進行創意寫作。

柯佳列認為兒童文學講求「真善美」，圖書教學的首要任務也是讓孩子感受社會，然後回到語文教學的路上。因此，他的圖書教學靈活多變，會帶領

參加讀書會的家長和小朋友去參與社區活動。「有一本圖書名叫《一起畫牆壁》，我就帶他們到香港的一條村裏畫壁畫。他們看了圖書，了解當中的意義後，再為壁畫構圖，最後親身去繪畫，是一個服務社區的體驗。」通過這種從文學作品延伸至社會實踐的模式，小朋友可以連接現實和書中的世界，對「真善美」的感受更為深刻。

那麼小朋友參加這些感受社區的活動，可以怎樣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？柯解釋：「用畫村那個活動做例子，他們看完圖書，去『畫村』之前，還要先閱讀有關那條村的背景資料。那份資料大部分是文字，他們要從中抽取可以成為圖像的素材，其實這樣已經是訓練他們的閱讀能力。」柯覺得，提供實實在在感受社區生活的機會，孩子才能把學過的語文知識實際地應用出來。「**閱讀故事，閱讀城市**」是缺一不可的。



看柯佳列讀圖書
《一起畫牆壁》



條條大路

正所謂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，在圖書教學亦復如此。李孝聰博士為我們講述如何在學校推行圖書教學，引導學生思考學習，啟發他們的創意，應用於讀寫層面。柯佳列先生帶我們認識圖書閱讀能夠與社區結合，讓小朋友通過閱讀，體驗生活，再運用到語文學習上。無論是哪一條路，都是朝着增強孩子語文學習能力的目標而走；無論以哪一種方式推行圖書教學，最終都是期望在教育上開闢出一條更寬闊，更遠大的道路。

